

M E I W A Y A O G U O H E

叶梅

著 作家出版社

妹娃要过河

MEIWA
YAOGUOHE

叶梅女性小说选

叶梅 著

作家出版社

来娃要过河

MEIWA
YAOGUOH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娃娃要过河/叶梅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9. 4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26 - 9

I. 妹… II. 叶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8429 号

娃娃要过河

作者: 叶 梅

责任编辑: 李明宇

装帧设计: 棱角视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00 千

印张: 19

版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4626 - 9

定价: 2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若有人兮山之阿

——读叶梅女性小说选《娃娃要过河》

李建军

小说家有两种，一种是水性的小说家，一种是土性的小说家。水性的小说家善感善变，虽然常常让人觉得意外，但要达到高明的境界，非有过人的才华，不能至也；而土性的小说家则像一棵树，牢牢地扎根在一个地方，风吹不摇，雨打不动——他们毕其一生就写自己熟悉的那些生活，写法或许会有所不同，但基本的主题则大体相近，所表达的情绪与所塑造的人物，也大体相同，例如，福克纳的故事和人物大都来自邮票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，哈代的充满阴郁的情绪和悲剧感的文学叙事则很少离开威塞克斯，沈从文的小说虽然弥漫着水的气息，但他本质上却是一个执著的土性小说家，因为，他的几乎所有作品都表现着“野人怀土”故国之思，都与湘西有着“小草恋山”般的精神维系。

从写作方式和写作态度的角度看，当代小说写作至少存在这样两种类型：一种是有根据的写作，一种是无根据的写作。前一种无论是在题材内容，还是叙述方式，都显示出一种稳定不变的特点，例如柳青、路遥、陈忠实、史铁生、湛容和阿城的写作；后一种在内容和风格上，则显得游移无定——它什么题材都能写，什么潮流都要赶。对前一种类型的小说家来讲，如果体验资源写完了，他宁愿不写，也不“满口胡柴”地胡编乱造，率尔操觚；后一种类型的小说家却什么都敢写，写得再糟

再烂，他也不怕，而且每出一部小说，他都要发一通议论，都要声明他的新作不仅“新”，而且比自己以前的小说都要“好”。有根据的写作，因为渗透了作家自己的人生经验，因为包含着切实的生活内容，所以能够感人至深，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，相反，无根据的写作虽然常常成为新闻关注的热点和批评家追捧的对象，但是，因其品质上的浮薄和内容上的空洞，只能成为一时的话题，最终却不过是一堆不成样子的话语碎片，什么东西也留不下来。

有根据的小说写作，本质上是一种追忆和还乡。对大多数人来讲，穷阴杀节，急景凋年，前尘影事多被雨打风吹去，当时便已惘然，遑论来日追忆。然而，小说家却有着超强的记忆能力和还原能力，凭着这样的能力，他可以打捞童年的深刻记忆，重述被岁月之尘蒙盖的依稀往事——这就使自己的写作有了稳定的根基。叶梅的写作就属于这种有根据的写作。她的小说大都是关于原乡的叙事。就数量来看，她的作品或许并不算很多，但却包蕴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和文化内容，显示出别致的形态和成熟的风貌。在她的笔下，龙船寨宁静而美丽，仿佛一个遥远的梦境；龙船河则日夜奔流，涛声不断，仿佛一首无尽的歌谣。

作为一个土性的小说家，叶梅的目光几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她所熟悉的大巴山。她的几乎所有作品的叙事焦点，都集中在大山里的土家人身上。在中篇小说《山上有个洞》中，叶梅揭示了土司之间的权力斗争，写出了土司制度的变革和终结，写出了新一代土家人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；《最后的土司》则叙写的是“外乡人”与“土家人”的文化冲突与和解，细致而生动地描写了土家人的文化习惯和情感生活；《撒忧的龙船河》的故事则忧伤而沉重，包含着强烈的情感冲突和尖锐的道德主题。

叶梅的小说展示了一个奇异的世界。它遥远而神秘，充满山鬼的气息，正像作者在《青云衣》里所写的那样：“山的幽灵，忽大忽小，忽隐忽现的。一会儿是风，带着呼呼的叫声掠过山头；一会儿可能藏匿在满山遍野的白雾中，化做一只小小的狐狸，嗖地从雾中穿过；更多的时候，它沉睡在大山的深处，就像这些深埋地底的狰狞巨石，一动也不动。”在

叶梅的叙事里，你总是能够感觉到一种特别的东西，一种荆楚文化特有的灵异和神秘。《最后的土司》对舍巴日的仪式描写就是这样：“呐喊的人们赤裸着胸脯，腰系草绳，胯间夹一根扫帚柄，围绕牛皮鼓欢快起舞。时而仰面朝天，时而跪伏大地，摆手摇胯，场面沸腾。酣畅之时，牛皮鼓下突然跳出一个黑衣的年轻女子，双目炯炯，额头一片灿烂血红，像是涂抹的牛血，黑衣裤上有宽大的红边，似飘动着的两团火焰。女子围着匍地的黄牛跳跃，将两团火焰撒遍了全场。鼓声中明显混合着人的急促呼吸如烧燃的干柴，一片噼噼啪啪作响。火的精灵仍在弯曲、飞旋，扇动着将绿得发黑的山、绿得发白的水都燃烧起来，同太阳融为一体。”场面紧张而热烈，情感激越而粗犷，使人仿佛进入了《楚辞》所表现的“激宕淋漓，异于风雅”的狂放无羁的世界。

浪漫的传奇性是叶梅许多小说的一个特点。她总是将人物置放到严峻的考验情境里，让他们在极其痛苦的选择中，显示出非凡的力量和过人的勇气。与男性写作比起来，女性写作细腻而温情，但也很容易流入琐碎和柔弱。叶梅的小说无疑具有女性的亲切感，但绝无那种常见的小资情调和小家子气，不仅如此，在她的叙事世界里，我们常常可以读到一种刚健有力的东西。她的小说中的故事，大都是名副其实的传奇；她笔下的人物，尤其是女性人物，大都属于力量型的人物，也大都敢爱敢恨，敢作敢为，具有坚韧、倔强的性格特征，有的人物身上甚至充满异乎寻常的传奇色彩——这一点，与梅里美笔下的女性人物，倒是颇有几分相似呢。

《青云衣》中的姐儿为了替她做土匪的哥哥赎罪，来到向家，嫁给了被哥哥害死的向书怀的弟弟。姐儿刚出现的时候，无论打扮还是性格，都是男性化的，能像男人一样在江上撑船，但这并不影响她做一个美丽、害羞的女人。她会唱山歌，会在水里钻，“像条白鱼钻进了水里，好久好久见不到动静。急得怀田在岸上抓耳挠腮，一忽儿听见姐儿叫，搜寻半天却是在江心，姐儿水妖精一般冒出来，咯咯地笑”。她自信而快乐，主动对向怀田表达自己的爱情，但是，因为是土匪头子“伏三跳”的妹妹，

她最终却被诬陷，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。《花树花树》中的三代女性，一样有着被男人亏待的命运，也一样都有着刚烈而不屈的性格：“太”被爷爷抛弃以后，毅然割断了跟“那人”的情感联系，昂然地说：“永远永远不要再见到你，不许你勾我的儿子！你要再走到田家屋场来，我就拿刀劈了你！”她发愿要“死在他后头”——“他已经在我前头死过一回，我为他上了五十年的坟，烧了五十年的香烛，我还要为他烧一回大香，请龙船寨的汉子替他跳七天七夜的丧……”第二代的“姑”虽然也是“带着满肚子苦恼”回到了龙船寨，但是，她也没有被爱人的背叛所击倒；到了第三代，瑛女的盲目和冲动，使她与负心的贺幺叔同归于尽。

叶梅写女性的艰难和痛苦，写她们的不幸和毁灭，往往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感；但是，另一方面，她也着力塑造那些理想的女性形象。她们与那些不幸的姐妹生活在一样的环境里，甚至陷入相同的考验情景里，但是，她们活得理性而清醒、自信而自尊，显示出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。《花树花树》中的昭女就是一个与众不同、充满活力的形象，她“不合时宜地梳着一条独辫，松松地垂在脑后，短短的留海，像五四时期的女学生”。她的身上的确有着崭新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态度。她不仅把转公办教师的资格让给了别人，而且拒绝做乡长的“朋友”，她说：“我只是想试一试，我依靠自己的力量，到底能往前走多远。”《五月飞蛾》中的二妹也是这样生活的——她不仅清醒地把握着自己的生活，摆脱了花花公子邢斯文的纠缠，而且还帮助老刘找到了沦落风尘的妹妹安安。《乡姑李玉霞的婚事》中的李玉霞不仅长得美丽，而且性格热情、坦率，她主动要求舅舅给自己介绍对象，惹得爹妈在一旁目瞪口呆，说：“玉霞，你疯了？哪有一个姑娘家这么说话的？”面对外部世界强烈的诱惑，她没有像黄桂菊那样迷失自己，而是清醒地把握着自己的命运。她不仅找到了爱情，而且生活得很有尊严；虽然卖鱼使自己的双手裂了口子，但是，他们的生活却是快乐和幸福的。川江上的人有一句话：人情比天大。叶梅笔下的那些美好的女性人物，最看重的就是“人情”，为此，她们甚至

舍得自己的生命。

“若有人兮山之阿”，叶梅写出了大山深处的人们的爱与恨、苦与乐，也写出了他们内心埋藏着的不灭的希望。她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《娃娃要过河》。这里包含着渴望，也表达着祝福——小说中那些不甘沉沦的女性人物，渴望摆脱沉重的束缚和羁绊，渴望走别样的路途，体验别样的人生，而作者则用热情而刚健的笔调，传达出了对人物的挚爱、对故土的祝福。

2009年3月5日夜，北京

目录

contents

001/若有人兮山之阿/李建军

001/花树花树

045/撒忧的龙船河

097/山上有个洞

139/五月飞蛾

183/乡姑李玉霞的婚事

201/青云衣

239/最后的土司

287/妹娃为什么要过河/叶梅

花树花树

昭女生下来不哭，被拍红了的身体固执地缩成一团，直到岩屋里的公鸡雄赳赳高亢地叫起，血红太阳从岩尖上湿漉漉地探出身子，万丈光华铺天盖地而来，昭女才突然哭出哇的一声。

龙船寨的巫师覃老二双眼紧闭，去上天请出七仙女。一缕香魂入体，核桃壳似的覃老二顿时婀娜多姿，沙哑声音也如清晨翠鸟婉转，飘飘然前行行走。耳听得婴儿啼哭，田家老太急切问道：“看见了吗？看见我孙女的花树了吗？”

七姑娘凝神聚气，闪动明眸，在那云蒸霞蔚之中终于找到灵魂聚居的拗花山。只见满山遍野春来冬去，千万种花儿是那千万个人儿的命运，姹紫嫣红繁茂凋零各异。七姑娘看准田家老太新添孙女的命树，一树骨嘟嘟雪白小花，莹湛透明。正待仔细，眼前突地红光灼灼，格外伸出一枝娇嫩的粉红花儿来，耀眼得紧。七姑娘失声叫道：“又是一棵？”

其时，半死的妇人跨在硕大的木盆上，软软身子好歹由男人扶持着，喉咙里断断续续发出惨痛含混的呻吟，赤裸的肚子高低滚动，分明还有一个灵性在里面踢蹬。接生婆大汗淋漓，拿来下河的棒槌，死活在妇人肚子上擗动。瑛女终于耐不住汪洋黑暗的窒息，伸展拳脚冲出阴门，一头栽进血水翻腾的木盆里，妇人一声长嚎再也动弹不起。

七姑娘轻移莲步，长裙摇曳，飘飘然回天而去。覃老二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，口吐白沫长睡不醒，红日西沉才被太唤醒过来，哑声问田家老太：“七姑娘看你家孙女命相如何？”只见太站在堂屋神龛前，一手抱着昭女，一手抱着瑛女，脸沉沉的，摇头不语。

昭女瑛女的爹顶着潮乎乎的细雨，把女人埋上了山，圆鼓鼓的坟包前栽了两棵树。一株李树，一株桃树。

昭女长得不如瑛女好看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瑛女圆圆脸，折子很深的双眼皮眼睛，活泼地流着光，爱嘻嘻地笑，露出两个妩媚俏皮的酒窝和雪白的牙，人见人爱。姐妹俩走在一起的时候，人们总朝瑛女看，摸瑛女桃红的脸蛋，嘴里啧啧的，昭女常常受到小小的冷落。

昭女只是一张平常的脸，没有双眼皮和酒窝，眼睛长长的，露出一种让寨子人惊讶的深思。“这女子，心里装事呢。”人们摸昭女的脸蛋，回头总这样说昭女。昭女稍大些，不愿意再同瑛女走在一起，听别人对妹妹的夸赞。瑛女疯笑着在寨子里追逐嬉戏的时候，昭女兀自躲在昏暗厢房里看书。书只是课本，烂熟的故事，从课文里跳出来，在昭女脑子里如赶场天的人来来去去，一遍又一遍。瑛女念完小学就不读书了，情愿背着背篓去扯猪草，在田埂上寻红红的刺莓，去河湾里摸鱼儿，而昭女却默默地拎着烧红薯走几十里路到镇上读中学。漫长的严寒浸透了残破的墙壁，双手冻得像胡萝卜。太蹒跚地拄着棍到镇上卖鸡蛋称盐，太严厉的眼神在瑟瑟发抖的昭女身上柔和了，说瑛女在火塘边上栽瞌睡呢，你也回去吧昭女，女子读书横竖是没有用的。昭女伏在太僵硬的膝上，嗅出一股陈年腌菜的酸味，太整天在家里翻腌菜坛子。昭女打了个冷噤，昭女缓缓地摇头。太叹息：“这女子，生下来就倔。”

后来的一个春天，太明显地老了，只要有太阳，就坐在阶檐下打瞌睡，或者把昭女和瑛女招拢来，细细地看，很欣慰很有心事。“女呀，”太说，“女大不中留。有人上门说亲呢。”给昭女瑛女说亲的人牵着线来，田家屋场的大门前长不起青苔。太比较满意的是住在镇上的一个外地后生，做裁缝的刘平娃。手艺人，人精明个子又不高不低的，早些时候送

过几套衣服来，有红格呢西装黑哗叽裤子，针脚打得细密整齐，一行行，蚂蚁排队似的，叫太看了踏实。太说，这后生是过日子的人。太的眼睛在瑛女脸上逡巡，瑛女吐了一颗橘籽，说：“太，你莫朝我看，要说人家先从姐姐开始。”太的老眼又不动声色地朝昭女看。

昭女散淡地坐在春日的阳光下，脸色略略有些苍白。龙船寨四周是黑黝黝的高山，太阳在山脊梁上跳跃，映照着一块块青翠的麦苗和金黄的油菜花，爹在往麦田里挑稀粪，扁担咯吱咯吱，爹薄薄的蓝布褂子沁出一片湿。太说：“昭女，你高中也读了，回家也快两年了，姑娘家，该办自己的事了。”

昭女点点头，将脸转过来，一字一字地说：“太，我这就去找村长。”

太很诧异，“找村长干什么？”瑛女说：“村小差一个民办教师，昭女说她合适。”太没想到，垂下老眼闭目沉思了一阵，阳光往密密的皱纹里增添些东西。太说：

“昭女，你是知道的，田家的人有骨气。”

昭女说：“我知道的。”

太又说：“田家的人从来不兴低三下四地求人。”

“我不求人，太。”昭女深思熟虑地说，“我只是要求一件我应该得到的东西。”

正是中午时分，种田的人倦怠地往炊烟缭绕的屋里走。昭女说我这就去了。太眯缝眼睛看昭女单薄的身影不紧不慢地沿着亮晃晃的油菜花走去，两手轻轻地摆，越来越小。太打了个盹，当种田人吃完饭又陆续下田的时候，太看见田埂上昭女一步一步走过来，白底碎花衬衫绷得紧紧的，鼻尖上一层细密汗珠，腮上布满杂乱的红晕。太就明白了，撑着身子喊瑛女给昭女倒杯茶来。

“日子不是过不去的，昭女，心不要太强。”太说。

“我明天去镇上。”昭女擦把汗说。

“去镇上？”

“去镇上找乡长。”昭女说。

“乡长是轻易找的么？”爹搁下稀粪挑子，教训昭女。

上旬逢五，爹带着昭女瑛女去镇上赶场，像头帕上插了两朵花，逗引得一路目光。爹浸泡在羡慕的目光里，庄严地背着手，不歇脚地走。很凑巧的，刚走到镇子的石板街口，就听到七嘴八舌的有人喊乡长，熙熙攘攘的人流往两边分开，让出一条道来。爹定住脚，蜷在屁股后头的手唰地一松，软软地垂在裤子两侧，口里也叫了一声乡长。乡长背着两手，鸡公啄米似的打量街两旁的地摊，唔唔地答应，脚步淡淡地往前踱去。昭女那是头次看见乡长，见是三十出头年纪，穿一身深黄制服，头发梳得很齐整，一绺绺两边倒，显出一条青白的头皮，醒目的更在瘦条脸上，文绉绉地搁一副眼镜，像教书先生。爹过后远远地瞅着乡长的背影，感叹道：“这个朱国才呀！”

爹在背后同龙船寨的人一样，不管乡长叫乡长而叫朱国才，口气里有亲昵的赞许。爹说朱国才是个人物，家里从前很造孽的，四弟兄都只知道死做，唯独朱国才聪明，能读书，就长成个人物，管七八千号人，了得的？

“七八千人。你说你……”

“爹，你莫说了，我横竖是要去一去的。”昭女说。

太叹了口气。

瑛女攀住姐的肩膀，往昭女脸上呵着热气，“我陪你去。”

第二日，就真的去了，几十里小路一溜烟就到了。乡政府是一栋土墙黑瓦的两层楼，像个土黄面孔的男人毫无表情地蹲在镇后一座小山坡上，居高临下冷漠地俯瞰着小镇。昭女和瑛女汗潏潏走进小楼，一股辛辣的味道扑鼻而来，昏暗的过道里堆满了黑色塑料袋装的碳铵化肥，一个人喊开会了开会了，就有人从走廊两侧的房间里三三两两钻出来，拿着笔记本和茶杯往楼上走。乡长朱国才在楼道上一闪而过，面孔绷紧。昭女大起胆子喊了一声乡长，乡长头也没回。

昭女说：“瑛女，你说乡长听见了吗？”瑛女歪着脑袋看墙上花花绿绿的计划生育宣传画，说：“兴许没听见，你声音像蚊子哼。”昭女说：

“你瞎说，我大起嗓子喊的。”瑛女嘻嘻地笑。过了一刻，楼上踢沓的脚步声安静下来，听见乡长开始说话，缓缓的不甚清晰，但觉出抑扬顿挫，像龙船河的水，稳稳地往前流。

瑛女听得不耐烦，说：“脚都站酸了，昭女。我们到镇上逛逛再来。”昭女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不呢，若是他们马上就散了呢？”

姐妹俩就走到楼前的场坝里，择块石头坐下来看脚下的小镇，精致得像一盆景。镇子在山凹里，长长的一条街，铺着青石板，传说是雍正皇帝时候石匠从西山打来的石板，磨得油光水滑明镜一般，下雨不沾泥天晴不留灰。石桥街两边排满密密的板壁屋，有可拆可装的大扇子门的柜台，做各种生意。赶场天，十里八里的人沿着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会集到镇上来，一条街塞得满满的，像蜂算子上密麻的蜂蠕动不停。有卖鸡蛋腊肉烤烟的乡下人，也有开柜台卖百货烟酒服装的坐地户。满街长短不齐的背篓随了人游走，用草绳拴着的猪儿羊儿，委委屈屈地跟在人身后，像受了损害仍然要保持尊严的拿固定薪水的干部。

瑛女从荷包里翻出几个核桃，忙活了一阵，半天在场坝里找到一块拳头大的石头，小心翼翼地砸了，吹去壳，一瓣一瓣扒出仁来吃，说：“昭女，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去呀？”

昭女说：“反正是要出来的。”

瑛女说：“其实当老师也没什么意思，一个月才挣几十块钱，天天受管制，还不如镇上做生意的。你看那栋小洋楼，那是我们从前同学菊子家里的。她爹做生意，才两年，发了大财。”瑛女手指着镇口一栋钢筋水泥带阳台的三层楼，白粉墙绿塑料瓦，比四邻的板壁屋高出大半截，像一个穿李宁牌运动服的明星趾高气扬地站在黑压压的球迷中间。瑛女说：“菊子家里什么都有。”

昭女不吭声，侧耳听楼上有了动静，好些人咳嗽说话，脚步纷乱地往下走。昭女霍地站起来，迎到楼梯那里，眼睁睁看一个个干部面孔从眼前过去。又等了一会儿，还不见乡长，昭女吸口气，招呼瑛女疾步登上楼，在楼道尽头烟雾弥漫的会议室里，终于看到了乡长。乡长朱国才

孤零零地留在主席台上，身子仰靠着，腿跷起来放平在前面一张椅子上，半合着眼，脸瘦瘦的。

昭女远远地喊了一声乡长。乡长惊了一下，收了双腿，眼睛找着人，嘴里茫然地答应着。昭女拉着瑛女上前走了几步，说：“乡长。”

乡长板着脸说：“做什么？”

昭女说：“我有件事找乡长。”

乡长垂着眼皮站起来，拿桌上的罐头杯子，那里面有半杯剩茶，说：“你们妇女有事先找一找周妇联，就在楼下，我这里事多。”

昭女说：“乡长，你听我说说。”

乡长往外走，“我马上又要开会，你们去找周妇联，好不好？”

乡长朱国才也不容回答，脚步不停地往楼下去了。昭女怔怔地看着他的背影，眼里不知不觉涌出泪水来。瑛女忿忿地拉扯昭女往外走，“回去回去，这种东西当什么乡长？”

那天的晚霞如火一样灿烂，满山的灯笼树也开了红花，一丛丛像跳动的火焰，从绿得发黑的树林中冒出来，满目的热烈。小路像蜘蛛的腿，从镇上伸展开去，一点点细了。昭女木讷地随着瑛女走出小镇，却突然说：“瑛女，我们转去吧？”

瑛女愣了一刻，发作起来，“你还要去找乡长？你去你去我是不去的。”

昭女于是独自往乡政府走去。瑛女恨得脸通红，一跺脚也转身跑开了。昭女到乡政府楼前的青石前冷冷地坐下，暮色渐渐飘来，楼上一阵喧哗，又一阵喧哗。钟声单调地响，在小镇上空回旋，不知是学校还是乡政府食堂，似乎有来来往往的人从昭女跟前走过，昭女一动不动地扭着身子端坐着，凝视远方越来越浓黑的山峦，像一尊石头刻的雕像。月亮毛茸茸地升起来，蛋黄颜色，遥远得使人心里安静。很久很久，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，停在昭女身后。

“你到底要做什么呢？”一听就是乡长的声音。

昭女站起来，平静地看看乡长朱国才，说：“龙船寨没有第二个像我

这样的高中生。”昭女从书包里取出厚厚一沓奖状证书，“村小死了一个老民办，我可以去教书。”

乡长柔和了声音，“这事你应该去找村长的。”

昭女说：“村长有个儿子，村长说要是他儿子去，要么就是我去，但我去必须先嫁给他儿子。”

乡长沉默着，将那些纸张翻得哗哗响。乡长在月光下抬起头来，脸色很难看，“你回去吧。”乡长说，“你回去吧。”

昭女什么也不再说什么，踏着月色走。乡长突然在身后喊：“哎，你叫什么名——字？”

“田昭女——”昭女说，看月光把乡长的影子拉得长长的，从那小坡上映到脚跟前，一脚就踩到了乡长的肩膀。

过了几天，屋场里的黑狗汪汪地叫，坐在阶檐下晒太阳的太远远听见村长叫喊：“赶狗噢！——”

太喝住狗，村长走到跟前来，“昭女在吗？”

太说：“昭女扯猪草去了。”

村长重重地说：“您家坟茔埋得好，昭女当先生了。”

太盯住村长说：“你不用不欢喜，昭女并没吃了你家的俸禄。”太远远地看对面岩坡上的好景致，桃花红李花白，在黛青的山弯弯里赏心悦目。

二

村小在红沙湾，两幢红土墙的瓦屋，小小的红沙铺的操场上，有半副立着的篮球架子，还有一棵矮壮的桂花树，吊一口大肚子铁钟。教过一年书的昭女站在树下，身材比从前愈加修长，长长的手臂，十指细细